

半天“买票假”

□陈涛

临近腊月，同事老潘每天一闲下来，就会盯着手机，登录12306网站，当页面弹出“抢票成功”的字样，他兴奋得像个孩子，情不自禁地大声哼唱：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……”

老潘归心似箭，让我想起十几年前，自己买火车票的那段往事。

那年我十九岁，初出校门，进了温州城南一家模具厂。父母远在湖北，半年通一次电话，用的是厂门口小卖部的公用座机。回一趟家，得搭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。

随着年终假期将至，买火车票成了工友们的热门话题。那时没高铁，也没网银，想要一张归家的火车票，只能去火车站售票处。春运期间，一票难求。为了能够顺利回家，我特地请了半天假，挤上公共汽车，从工业园所在的小镇，一路颠簸着，来到火车站。

人山人海的场面让我望而生畏，但想着可以回家，我还是硬着头皮，穿越人潮，无比艰难地抵达售票厅。这里人更多，五个售票窗口，队伍全都排到了大厅外面，像五条河流。我把自己楔进第五条河流，河水源源不断，看不到闸口。每过几分钟，队伍才往前移动那么一小步。我不由得有些焦急，进展如此缓慢，何时才能轮

到我？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抓紧时间摸到外面的公用电话给工头打电话，再请半天假。电话另一端，传来工头的咋呼声：“就你事儿多！不知道年尾赶进度吗？”

挂断电话，我左右为难。工头脾气火爆，平时没少吼我，做事很有原则性，如果他要较真，我不但一天白干，还得被罚款。不过，回家的强烈念头，还是让我狠心决定旷工，继续排队等候买票。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双脚渐渐像灌了铅。即便售票员敲窗高喊“今日到武汉已无票”，队伍依旧原地不动。旁边一位素不相识的阿姨朝我递来一张小马扎，说：“小伙子，累了吧，给你坐。”我这才留意到，很多人都随身携带小马扎。我摆手：“不不不！阿姨您自己坐！”阿姨摆手，扭了下腰，“出门在外，都不容易。再说我坐太久，想起来活动一下。”我不再推辞。得知阿姨是湖北老乡，心底不由得涌起一股暖意。时间在我们的闲聊中流逝，不知不觉，眼皮打架，打起瞌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被阿姨的喊声叫醒，原来我已经临近售票窗口。从售票员手中顺利买到火车票，尽管是十几个小时的站票，但我还是无比庆幸。我把这张站票小心翼翼夹进钱包，冰冷的皮

革里多了一层温度。

回到工地，天已擦黑。往临时宿舍走去，我做好了挨工头一顿臭骂的心理准备。“票买好了？”这时，身后传来工头的声音。我忐忑点头：“嗯。”工头扬了扬手中一瓶牛栏山二锅头，笑说：“快过年了，一起喝一个。”屋内其他几个工友都在，这顿饭大家吃得很开心，工头似乎忘记了我旷工的事情。

晚上，我躺在床板上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这不像工头的脾气啊。终于忍不住把这事儿跟工友刚子说了。刚子听后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工头今天下午不知道抽什么风，大发善心，给我们放了半天‘买票假’。”我一时愕然。翻身下床，月光从窗缝漏进来，正照在我那张站票上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，绿皮火车换成了高铁，纸质票有了电子版，那条排队的长龙，换了个方式：在“网络售票厅”里候补抢票。同事老潘指尖在屏幕上轻轻一点，就能快速买到回家的座位。而当年那张站票，依旧躺在我的书柜里，因为我知道，上面曾经也站过一个笨拙但温暖的人。月亮照在“限乘当日当次车”的红字上，如今移到手机屏幕里，成了一枚会发光的小二维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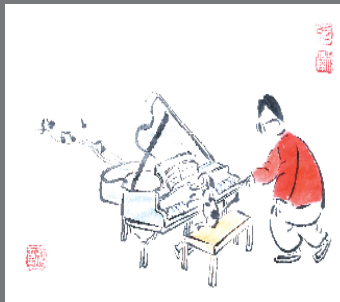
拿手菜

一条肉排骨
两段肥白藕
文火炖浓汤
客来加米酒



念老友

小雪聚寒气
田荒野匿粮
心思檐下雀
温饱可如常



家自乐

倾慕钢琴师
激情做乐手
音高五不全
只在家中吼



备茶炊

雪过二三场
寒生增九重
砍柴东壁下
暮色煮茶浓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本版邮箱

zhoumowen yuan@126.com

致卓玛

□陈田

在双眸之上
无垠的苍蓝
是天地间至柔至美的光
与山川星河相互交融
温暖众生的菩提

你俯身
把耳朵贴向泥土
听见大地在诵经中轻颤

敬大地的厚德
惜众生的灵性

不喧嚣，不张扬
如清泉静静流淌
却映照著女性的大美
以慈悲与智慧的芬芳

以温柔的力量护佑世间
在静默中
成就至高无上的境界

众生走过
你递给他们一面湖水
照见自己本来的面目

你是一泉静水
把大美藏在波纹的背面——
无声
却让整个宇宙
悄悄回过头来

别把日子过窄了

□吴昆

退休后的日子，起初我过得小心翼翼。每天按时起床，泡一杯淡茶，看看新闻，翻翻旧相册，再掐着点吃药，仿佛生活就该如此：安静、规律、不添乱。邻居老李见了我常笑：“你这日子，过得比钟表还准，就是太窄了。”我不以为意，心想，人老了，图个安稳，何错之有？

直到那天，我在社区公告栏前驻足。一张手绘海报吸引了我：社区要办“银发创意市集”，征集手工艺品、旧物改造、拿手小食，字迹歪歪扭扭，却透着一股热乎劲儿。我本想一笑而过，却瞥见角落里一行小字：“年龄不是界限，兴趣才是门票。”我心头一震，像被什么轻轻戳了一下。

回家后，我翻出尘封多年的针线盒。年轻时，我曾是在厂里出了名的巧手，缝补、刺绣、改衣样样拿手。后来忙于工作家庭，针线渐渐蒙尘。如今手指虽不如从前灵巧，可那股熟悉的触感一回来，心也跟着活泛起来。我试着用旧毛衣拆线，织成一只只小巧的杯垫，又在上面积绣上小花、小鸟，甚至一句俏皮话。

市集那天，我抱着作品去摆摊。没想到，几个年轻人围过来，指着杯垫问：“阿姨，这能定制吗？我想送给我奶奶。”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原来我的手艺，不只是怀旧，

还能传递温度。

更让我意外的是，市集上还有七十岁学吉他、八十二岁开直播教做酱菜、六十八岁带着老伴骑行环湖的一批“老顽童”。他们笑声爽朗，眼神明亮，哪有半分“老态”？倒是我，先前把自己关在“老人该怎样”的框框里，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窄。

其实，日子本无边界。是我们自己，用“年纪大了”“不合适了”“算了吧”这些话，一砖一瓦砌起了围墙。墙内看似安全，实则隔绝了风、阳光，还有那些未曾尝试的可能。如今我不再只盯着药盒和日历过活。我报名了社区的手机摄影班，学着用镜头捕捉晨光里的露珠、黄昏时归鸟的剪影，周末约上老姐妹去郊外采野菜，回来一起研究新菜谱，甚至开始写点小随笔，记录那些被忽略的日常微光。

有人说，老了就该认命。可我觉得，认的不该是“老”，而是“真”，真心喜欢什么，就去做，真觉得有趣，就去试。哪怕笨拙一点，慢一点，又何妨？人生不是赛道，非要比谁快，它更像一片原野，走得宽些，才能看见更多花开。

所以啊，别把日子过窄了。皱纹会深，脚步会缓，但心若敞开，世界依然辽阔。